

... ..

... ..

**Section**

... ..

... ..

雨航雜錄

此據寶顏堂秘笈  
本排印初編各叢  
書僅有此本

# 兩航雜錄卷之上

天池居士渴時可元成著

柳宗元稱陳京之文深茂古老。紀事朴實。不苟悅人。其學推黃炎以下。涉歷代暨國之故。鈎引貫穿。舉大苞小。若太倉之蓄。崇山之載。浩乎不可既云。京文不多見。觀柳所稱如此。其人可知。近來誌銘傳記之作。惟務繁縟。極力贊述。苟悅子孫。無取月旦。卽號爲大家者。尤甚。致使將來賢愚莫辨。信史無徵。是文之大病也。昌黎云。爲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。吾悲其爲文。爲文而使一世之人好。吾悲其爲人。二公之言。若此。其意皆欲以文維世。不徒違膏馥爲名美。務容悅爲利媒者。予往時曾以直筆買罪。遭豪者徧毀於諸貴人。以此齟齬末路。然予持其說不變。趙太史稱予爲文之董狐。因覽柳語有感。漫筆於此。張子厚高而不蕩。邵康節曠而不流。邵之談數則曠而精微矣。張之崇禮則高而細謹矣。天運循環。何者非數。人身動作。何者非禮。

呂與叔祭李端伯文。以爲與人交。洞照其情。而終靡有爭。於事如控六轡。逐曲舞交。周折畢如意。可謂善狀端伯者矣。無爭則心大。心大則於事何不如意。

吳幼清贊朱文公曰。義理玄微。蠶絲牛毛。心胸開豁。海闊天高。知言哉。本朝所以久而治者。遵公之遺教。如金科玉條。二百年來。士大夫爲正而不爲邪。爲謹而不爲蕩。純師純法。誰之力哉。

生無可好以得所欲。死無可惡以失所欲。苟能無欲。則同死生。一得喪不難。非誕語也。

陸九韶於形迹可疑。不輕信流言。濫盜不輕揚。處好惡之際。逆遜甘苦。一不能溺。嗟乎。作人如此。可以相天下矣。

漢儒之於經。臺史之測天也。不能盡天。而觀象者莫能廢。宋儒之於學。規矩之畫地也。不能盡地。而經野者莫能違。

子靜之求心。而其徒棄經典。紫陽之窮理。而其徒泥章句。非教者之過。學者之失也。令相下不益哉。鸞湖論辨。無極往復。若虛若無者。然乎。永嘉陳君舉答文公書。言刻畫太精。反傷易簡。矜持已甚。滋涉吝厭。蓋諷之也。

屈原之騷。莊生之書。司馬子長之史。相如之賦。李杜之詩。韓蘇之序記。馳騁縱逸。天宇不能限其思。雄矣哉。

宋儒之於文也。嗜易而樂淺。於論人也。喜核而務深。於奏事也。蟲翹拂筵。貴直而少諷。所以去古愈遠。而不能經天下。

六經無浮字。秦漢無浮句。唐以下靡靡爾。其詞燁然。其義索然。譬則秋楊之華哉。去治象遠矣。九奏無細響。三江無淺源。以謂文豈率爾哉。永叔侃然而文溫。穆子固介然而文典。則蘇長公達而文適暢。次公恬而文澄。蓋介甫矯厲而文簡勁。文如其人哉。人如其文哉。

漢文雄而士亦雄。宋文弱而兵亦弱。唐文在盛衰之間。其國勢亦在強弱之際。太史公之文。與杜甫之詩。皆深渾高厚。其敝世隆汙。勝復人慘舒悲喜之變。如口實指搗。咸其神化蘊蓄之也。邇有繁詞。甫有累句。不害其爲大家。邇翦其繁則經矣。甫加以穩則雅矣。

春秋之文告。言倫脊而漸漬人心志。戰國之說辭。氣縱橫而聳動人耳目。然去聖王之典訓遠矣。

楊朱曰。賢愚好醜。成敗是非。無不消滅。於一時之毀譽。焦苦其形神。要數百年中之餘名。豈足潤枯骨哉。此語達矣。而非所以輔教。

莊縱觀大化。爲汪洋浩肆無端崖之言。自謂達道而無束於教。乃其弊也。背道而傷教。鄒子之赤縣神州。其莊之緒論哉。

子華子五源之溪。天下之窮處也。颺吟而融啼。且曉昏而日映也。蒼蒼踟躕。四顧而無有人聲。雖然。其土膏脈以發其清流。四注無乏於灌溉。其蘋藻之芼足以供祭。其石皴栗爛如赭霞。藹草之芳。從風以揚。鹽耕溪飲。爲力也佚。而坐嘯行歌。可以卒歲。此數語詞葩而乏混芒。東京以後筆也。

西京之儒術衰於楊雄。爲利祿也。東京之經師衰於馬融。爲奢淫也。經衰而節行振矣。節行權而清談起矣。世變之移。人實爲之。

孔子作春秋。削其事辭。革文而從忠也。左氏燁燁乎華繁而實寡矣。其時先王之教不遠。其所述諸賢讓道講禮。憲典陳法。猶有懿德大雅之風。但多言明變。近講近隱。衰世之文。濫觴於茲矣。韓子以謹嚴稱齊。

秋以浮誇加左氏。確矣哉。戰國策或以爲虞卿作。矯稱邊出。猶有兵氣。申韓卑卑名實。事話詞巧。煙囂肆蕩。如於義矣。莊列之倫。離經畔常。皆亂世之文哉。漢斷離爲樸。反滴爲淳。而春和諸令。穆如溫如。以至賈董楊馬諸賢。上者深淳渾灑。次者嶮峻雄奇。彬彬乎盛矣。

枚乘七發。馳騁恢奇。祖屈原之騷。而變其體者乎。五言古詩。有三百篇之遺意。而近於哀傷樂淫者乎。相如當盛漢之隆。氣旁魄而詞最溫麗。然已爲六朝端倪矣。

西漢簡質而醇。東京新豔而薄。時之變也。班固瞻郁而有體。左史之亞哉。此外寥寥矣。

徐偉長曰。鄙儒之博學也。務於名物。詳於器械。矜於古訓。摘其章句。而不能統其大義。以獲先王之心。此何異女史誦詩。內豎傳令。今之學史。漢者大都然哉。

幹之中論。可稱論篤。當繁響嘈雜之際。而獨朱絃疏越也。寧諸衆耳哉。然其志則顯矣。陳思王稱其懷文抱質。恬澹寡欲。亦可驗於斯。

十三經註疏立。而西京諸儒之訓亡矣。學士大夫取通解而止。不復攻堅扣應。所爲帖括。椎朴淺近。能不詘於詞賦乎。譬之布帛朽蠹。寧如刺繡。故有唐經術之不振。治經者之過也。

昭明文選。唐人枕席沈酣其間。而六經如甲乙簿矣。易奇而法。詩正而葩。韓子獨注心焉。所以其文高於一代。

薛少保陽林花已紅。寒澗苔未綠。有感於仕路淹速而作也。然人生遊世。嘗遊園林。速則易過而不涉趣。

與時浮沈。隨處逍遙。亦何必速哉。末云。伊余忽人事。蕭寂無營欲。客行雖云遠。翫之良自足。其意超矣。曠歲懷祿不止。卒與寶懷貞之難。行不踐言惜哉。陝郊篇平淡而思深。宜子美取之也。

退之秋懷詩。窗前兩好樹。衆葉光蕤蕤。秋風一披拂。策策鳴不已。微燈照空牀。夜半偏入耳。愁憂無端來。感歎成坐起。天明視顏色。與故不相似。羲和驅日月。疾急不可恃。浮生雖多途。趨死惟一軌。胡爲浪自苦。得酒且歡喜。詞雅淡而骨道。上駸駸建安矣。

退之山石詩。山石荦确行徑微。黃昏到寺蝙蝠飛。升堂坐階新雨足。芭蕉葉大支子肥。僧言古壁佛畫好。以火來照所見希。鋪牀拂席置羹飯。疏糲亦足飽我飢。夜深靜臥百蟲絕。清月出嶺光入扉。天明獨去無道路。出入高下窮烟霏。山紅澗碧紛爛漫。時見松櫪皆十圍。當流赤足踏澗石。水聲激激風吹衣。人生如此自可樂。豈必局束爲人羈。此詩敘遊如畫如記。悠然澹然。在古劍篇諸作之上。余嘗以兩夜入山寺。良久月出。深憶公詩之妙。其嗟哉吾黨二句。後人添入。非公筆也。

初盛唐之詩。真情多而巧思寡。神足氣完。而色澤不屑屑也。晚唐意工詞纖。氣力彌復不振矣。春鳥秋蛩。節變音遷。人乘代運。孰能知其然哉。劉文房日華浮野雪。春色染湘波。佳鏡佳語。其他作皆深心自遣。涕淚千古。所乏者雄渾耳。

韋蘇州春羅雙鴛鴦之作。近於典麗。禮上作川寒流逾迅。霜交物初委。南池詩。烟草疑衰曠。星漢泛歸流。南齋詩。春水不生烟。荒岡筠翳石。西齋詩。柳意不勝春。岩光已知曙。寢齋有單梯。靈藥爲朝茹。鹽漬忻漿。

清焚香澄神慮。皆高雅閑澹。朱子謂其氣象近道。無聲色臭味信矣。史稱其所至。焚香掃地而坐。齋戒清潔。余平日閑居。亦與蘇州好同。嘗謂古人稱晚食當肉。緩步當車。余亦謂焚香可以當栽花。掃地可以當營宅。白居易始終完節。心曲清妙。其爲詩雖率意而不俗。續古詩云。何意掌上玉。化爲眼中砂。盈盈一尺水。浩浩千丈河。寓意深矣。月明無葉樹。霜滑有風枝。夕照紅於燒。晴空碧勝藍。晴沙金屑色。春水鮑盧絨。自是晚唐色相。至古原草詩。野火燒不盡。春風吹又生。幾希初唐乎。

莫方伯常稱唐荆川先生詩。謂直追沈宋。其送程翰林謫潮陽詩。白晝蛟珠落。青天蜃閣分。又啼猿三下淚。明月兩離居。贈張相公詩。儒生東閣承顏色。酋長西羌識姓名。冰燈詩。出海蛟珠猶帶水。滿堂羅袖欲生寒。置之初唐。真不易辨。伯兄嘗從公陳渡草堂。夏月席薰不施茵帳。卽白鳥嗜膚不顧也。出則小艇一葉。僅容二人。常語學者。人有富貴氣。於詩文必不佳。又言近來文章。不以用世。而以媚世也。名言哉。高叔嗣山河未可盡行處。與春長。空山懸日影。長路起風寒。起語之絕佳者。寒星出戶少。秋露墜衣繁。塵外語也。孤心向誰是。直道匪今難。失路還爲客。他鄉獨送君。又登寺閣詩末句。芳菲滿眼心無奈。祇上昆盧閣上看。皆悽婉有餘味。近陳太史伯求於燕京馬上詠一聯云。九陌風塵消短景。三江雲樹隔長安。頗自得意。語予此似高叔嗣否。余曰。桓溫之擬太真。稍有所恨。陳慥然而去。

劉子威稱陳東詩。長河風日損。高室鬼神憐。盛唐語也。惜其警策者不多。近水割鱗時供酒。遠山啼鳥盡關人。非不有趣。然已落晚唐格局矣。楊升庵詩甚爲葩麗。而文甚弱。齒角各有分也。詩如猿猱臨客路。鸞



犬隔仙家。星河分字縣。鐘漏隔年華。皆雅淡不類其別作。華燭引流螢篇。即使賓王操觚。亦當退避三舍。徐叔明東湖驛詩。馬蹄侵夕照。鳥語變春聲。姚園詩。鳥聲歡客至。花事怯春遲。豐樂驛詩。析懶偏宜客。疏不過門。皆五律之佳者。七言稍弱於二王。然叔明甚不服二王。謂此皆秦聲。初閱則驚。細嚼則厭。趙本史言。此二語評其文。則無辭矣。詩則吾不知也。較二王詩。次公爲長。

張將軍元凱能詩而驕。初爲王百谷所拔。其後稍見重。有司。卽讒媚百谷。謀野集中所稱中山狼是也。其五言詩有關山悲短笛。兒女憶長安。澗藤栖暝翠。山磬韻春潮。能洗盡弁鷄氣味。

杜子美新婚別云。誓欲隨君去。形勢反蒼黃。無家別云。存者無消息。死者爲塵泥。又久行見空巷。日瘦氣慘悽。杳眇之極。足泣鬼神。

杜詩五言古之佳者。如夜雨翦春韭。新炊間黃粱。天涯歇滯雨。秬稻臥不翻。夜闌接軟語。落月如金盆。苦雨詩。羣木水光下。萬家雲氣中。夢李白詩。死別已吞聲。生別常惻惻。魂來楓林青。魂返關塞黑。落月滿屋梁。猶疑照顏色。送樊判官詩。冰雪淨聰明。雷霆走精銳。九成宮詩。蒼山入百里。崖斷如杵臼。晚登瀛上黨。詩春氣晚更生。江流靜猶湧。大雲寺詩。燈影照無睡。心清聞妙香。梵放時出寺。鐘殘仍設牀。西枝村詩。天寒鳥已歸。月出山更靜。土室延白光。松門耿疏影。北征詩。我行已水濱。我僕猶木末。鷓鴣鳴黃桑。野鼠拱亂穴。皆足以軼徐庾而掩三謝。

古者名以正體。字以表德。子弟稱其師。子孫稱其祖。皆以字。孔子稱仲尼是也。近世有號。則字多所避。不

以加於尊行。至文字間尤以字爲雅而號爲俗。然於從宜從俗之道終有所未安。近有少年上詩王司憲。稱元美先生。司寇拂然曰。若豎子胡以元美我。徐宗伯笑之曰。誰使汝開輕薄之端。爲山人執袴領袖而今更惡其稱耶。若我則未有以叔明稱者。大凡前輩於後生當以孝弟忠信勗勉。不當專以詩文之標舉與會者導之。長其矜伐陵厲。宗伯所謂開輕薄之端。其語未爲過也。

光村詩。崢嶸赤雲西。日腳下平地。柴門鳥雀噪。歸客千里至。妻孥怪我在。驚定還拭淚。世亂遭飄蕩。生還偶然遂。鄰人滿牆頭。感嘆亦歎歎。夜闌更秉燭。相對如夢寐。此詩情至之語。與唐風綢繆章三星在天。夕何夕之旨相同。相對如夢寐。其思黯然。千載若在目前也。

有摘弇州詩。悲歌碣石虹。高下擊筑咸陽日。動搖以爲奇語。不知此正是弇州之病。近於匠作。而遠自然。豈如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。玉壘浮雲變古今。王摩詰雲裏帝城雙鳳闕。雨中春樹萬人家之穩當耶。近吳明卿岳陽樓詩。亦甲雲生神女過。黃陵日落帝妃哀。情思亦佳。

宋史稱程明道平居。氣象清越。灑然如在事外。及遇事。則與賤者同起居飲食。能堪人所不堪。嗟乎。惟其能在事外。而後能與人同。天下事斷非著迹者所能辨也。

程叔子謂王介甫談道。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。而談曰。相輪如此如此。極是分明。某則辛勤攀援而上。雖猶未見相輪。卻實在塔中。其語直矣。而介甫不怒。蓋生平服其忠信也。嗟乎。今之談道者。博虛說。影指無爲。有求其對望。而談者亦鮮矣。

孝弟之極。至於天明地察。孝弟之至也。非堯舜不能盡。今人或以一事一節爲孝。而路人視其族屬。善不推惠不廣者。亦何足以言孝。

台州徐中行居鄉。郡守以八行薦不應。有刺其要名者。中行曰。人而無行。與禽獸等。吾以八行應。將孰爲無行者。吾避名非要名也。嗟乎。古人恥獨爲君子。況本無行而冒焉爲君子者乎。

江州陳氏。長幼七百餘口。少事長。卑事尊。不畜婢僕供使。所以十三世而同居不變。余鄉兄弟一兩人。亦各分居。各有婢僕。生疑啓釁。皆由於此。且一人而有數十。或至百僕者。汰侈如此。俗惡能美。倫惡能悖。

曾子固事繼母甚孝。竭饋粥之養。四弟九妹官學婚嫁。皆其力。人有所長。獎勵成就如弗及。守福州。舊有園疏錢三四十萬。棄勿取。荆舒當事。勢力能偃舉世之人。從之而不少屈。其人如此。乃評者謂行誼不如政事。政事不如文章。則媚者詞也。

萬曆丁酉四月四日午後雨甚密。山人沈士能嘆曰。是旱徵也。徐別駕光訓問其故。曰。今日爲甲子。不見占書云。夏雨甲子。赤地千里乎。徐曰。非也。子爲水位。雨於甲則水徵。赤尺古字通用。言爲水沮。則尺地舉。足若千里之艱耳。又五行書甲遇單日爲雄。遇雙日爲雌。今雨於四日則爲雌甲。其何傷。古人云。老尙詩雌甲。狂寧作散仙。雌雄之說其來久矣。沈曰。何以分雌雄。曰。單奇數也。雙耦數也。天地之數貴陽賤陰。陰多變不能信也。

孔子以敬王二十三年甲辰去魯適衛。自衛適陳。畏於匡反衛。已去衛過曹適宋。及鄭至陳。已去陳如衛。

去之晉至河而反。至楚敬王三十有六年丁巳。自衛反魯。蓋在外十有四年。而未有祿。宜乎來喪家狗志。讖也。

子華子曰。仲尼天也。其可違物而莫處乎。其可絕物而自營乎。日月不運宇宙。四方必迷所向。此深得夫子周流列國之心者。當時叔孫武叔之毀。專以夫子急遇而輕去其鄉。嗟乎。人之肝膽不相照。即仲尼猶莫能自明。況以中才而涉世之末流哉。其取媚取讒也何怪。

東坡守膠西。仕宦十九年矣。而未有家。元豐己未。于吳興被逮下獄。已得赦。安置黃州。寓定惠寺。遷林泉亭。故人馬正卿爲請。故營地。使躬耕其中。所謂東坡也。明年築雪堂以居。紹聖甲戌。安置惠州。寓嘉祐寺。明年遷合江。又明年得歸善寺。後隙地數畝。營白鶴新居。丁丑。新居成。又移置昌化。初僦官屋。爲有司迫逐。乃買地城南。偃息枕榔林。在儋四年。食芋度日。元符庚辰。赦歸陽羨。有邵民瞻從學。爲買一宅。卜菟裘焉。傾囊八十千與之。將卜吉入居。因步月至村落。聞婦人哭甚悲。問之。則售宅主也。焚券還之。不索其價。遂還毗陵。借顧塘橋孫氏居焉。竟卒于此。蓋建中靖國辛巳年七月也。計東坡先後凡任三十二政。未嘗歸蜀。終身無一居。其清曠如此。彼或一二政而遂有脂田甲宅者。賢愚相去不啻霄壤哉。然當時豪貴赫奕。擊鐘鼎食之家。俱已烟消雲滅。而公之清風直道。至今在天壤。有志者亦胡能以彼易此。

叔明塵諧云。子孫亦是衆生。願戀不可太深。責備不可太重。兄弟原同一體。事親便欲相讓。分財便至相爭。有感乎其言之也。然兄弟子孫。皆親遺體。果何分別。乃末世有重愛子孫。而深忌兄弟者。何故哉。至科

甲顯晦之間。尤爲側目。吾不知其何心。自設科以來。進士無限。豈爲尤物奇貨。而屑屑若此。知秦伯以天下讓。寧非至德。錢公輔甲科高第。王荆公作其母夫人墓銘不稱。但云子官於朝。豐顯矣。里巷之士以爲太君榮。公輔意不滿。以書翼改。荆公不可曰。文自有意。不能改也。如得甲科。何足爲太夫人榮。一甲科卽市井小兒。愈知詞賦者。皆可得。何足道哉。故銘謂閭巷之士以爲榮。明天下有識者不然也。前見徐叔明云。王元美爲人作傳誌。極力稱譽。如膠庠賦最。乃至微細事。而津津數語。此非但漢以前無是。卽唐宋人亦無此陋識。其意相同。乃今官途之軒甲而輕乙。遂如簡珠之於沙礫。舉刺因之而不公不覈。則尤可嘆也。

西溪叢語載范文正守鄱陽。喜樂藉一幼女。未幾召還。作詩寄後政云。慶朔堂前花自栽。爲移官去未會開。年年憶著成離恨。只託東風管領來。到京以膳脂寄其人。題詩云。江南有美人。別後常相憶。何以寄相思。贈汝好顏色。文子悱謂范公決無此事。當時小人妬媚者爲之。西溪不察而遂筆之也。大都小人之謗君子。不能以財利污之。必以聲色污之。二詩鄙淺。決非公筆。昔李贊皇門徒之傾牛奇章。至代爲周秦紀行。何論詩也。

柳子厚嘻笑之怒。甚於裂眦。或云當作嘻笑之譏。今人謗人。或嘻或笑。若有意若無意。乃其恨深而媚之甚者也。若裂眦之罵。出自直發。此之謂怒。豈甚仇哉。譬如風焉。披雲飛石。捲水傾木。而無傷於人之血脈。隙穴之風。毛髮不搖。及中肌膚。以爲深疾。噫嘻。今之爲隙穴風者亦多矣。劉禹錫云。駭機一發。浮謗如川。

二子皆身處妬媚之間。故其言有味如此。余亦有解忌篇。

南渡後秦檜爲相十有九年。史彌遠爲相二十有六年。皆柄國久。皆封王。皆以功公終無後患。人曰。二相主和不用兵。所全民命至多也。小說稱史衛王浩爲尉時。至補陀見大士云。此文潞公後身。他時作宰相。官家要用兵。切須力諫。其後浩兩授節鉞。遍歷三公。壽八十九。嘗曰。吾口不言兵。後必有爲宰相者。彌遠乃其次子。豈果活命報耶。然當紹興三四年間。天下經亂久。將激於憤。士狎於戰。中國兵益精。而張韓劉岳如熊如熊。金人且方酣。矐子女玉帛。氣怠志驕。高宗君臣不乘將士之鋒奮而用之。苟安忘恥。以至不可復振。曾謂國有人乎。至隆興以後。虎臣漸盡。國勢益削。計不得不出於彌兵。故談和議於紹興中者。爲奸爲誤。談恢復於隆興後者。爲愚爲罔。若檜彌遠之久相無患。乃天道將亂之時。又胡可以常理論。噫嘻。小人之富貴壽考者亦多矣。詩不云乎。民今方殆。視天夢夢。自古然哉。

昔人云。宇宙可臻其極。情性不知其窮。以有涯之身。馳無涯之念。其何異於夸父逐日。愚公移山也。昔顏靖侯戒子姪仕宦不可過二千石。邴曼容居官不肯過六百石。皆爲有見。吾在粵西。曾與章孝廉書云。人生於學問事業有餘。於功名富貴不足。不多取精用物於天地。則量不盈。而過可解。因思莊子逍遙榆枋之說。其亦智哉。我鄉宗伯公見而嘆以爲名言。大書于壁。余近者自楚移浙。過吳門旬日。檢囊中裝。僅餘曆年俸金五百銀。爲兒納采。去其五。親黨過吳門告急者。復斥其三。又以百金走雲間。惠我宗族。而囊枵然罄矣。侍妾服飾。盡質諸子錢家。行裝始備。乃親朋中恩意未徧者。不免嘖有煩言。家六兄杜陵公每

相念。以爲廉吏。安可爲。然余未嘗不自適也。偶讀顏氏家訓。惓惓以少欲知足爲戒。又云。婚姻勿貪勢家。勿貪富家。心竊服之。無論婚姻。卽子孫福澤。亦不可強圖。但苟無絕文種。不必科第。苟無損善業。不必富厚。上無求多於天下。無求備於人。何用不臧。何用不適。中庸曰。素富貴行乎富貴。所謂行乎富貴者。盡我富貴當行之道。如毗主經邦。濟世安民。隨其分量而行之。若富求益富。貴求加貴。此之謂願外。卽使如其願。尙且不能自得。而況未必如其願乎。

劉邵人物志云。觀人察質。必先察其平淡。而後求其聰明。聰明者陰陽之精。陰陽清和。則中窺外明。聖人淳耀。能兼二美。知微知章。自非聖人莫能兩遂。故明白之士。達動之機。而暗於玄慮。玄慮之人。識靜之原。而困於速捷。猶火日外照。不能內見。金水內映。不能外光。斯數語發前人所未發。曰。何以能平淡。曰。抑躁則平。寡欲則淡。人之常情。以與己同。則忘其百非。故矯駕可謂至孝。殘桃可爲至忠。以與己異。則棄其百善。故曲杖誣爲匕首。葬橋稱爲反具。是皆惑於好惡者也。荆公之喜呂惠卿。魏公之惡李忠定。皆以同異爲好惡。遂誤國家之事。

劉延明云。君子尙讓。故涉萬里而塗清。小人好爭。足未動而路塞。是以讓爲得。而爭爲失。非君子之語讓也。君子之讓位也。真見其才不當位。而讓之。讓財也。真見其分不當享。而讓之。豈其計夫通塞耶。史稱延明爲郭瑀弟子。瑀弟子五百餘人。通經業者八十餘人。瑀有女始笄。妙選良偶。遂別設一席。謂弟子曰。吾欲覓快女婿。誰坐此席。延明竟奮坐。曰。晒其人也。瑀遂以女妻之。嗟哉。娶婦以禮。延明雜五百餘衆之中。

而奮然出坐。近於爭矣。奚其讓。故延明之坐席。何如逸少之坦腹。行不掩言。古人所深恥也。

劉孔才云。君子以推讓爲利銳。以自脩爲棚櫓。靜則閉嘿泯之玄門。動則由恭順之通路。嗟嗟。處末世者。宜如此哉。孔才以文士處建安黃初之際。能爲黨類所容。累躋通顯。賜爵關內侯。而無禍患。其以是也。

朱文公在浙東時。侍御史謝廓然陳貫祕書郎趙彥仲首攻之。後以提刑召對。人恐其遂涉清要。唆侍郎林栗極論之。謂其竊程張緒餘。爲浮誕宗主。律以治世之法。則亂人之首。其後侂胄秉政。則御史林采施康年首斥爲僞學。是時臺諫皆以文公爲奇貨。有御史胡紘者。故嘗謁文公建陽山中文公飯以脫粟。紘怒其不近人情。物色經年。條其過失。與太常少卿沈繼祖共詆文公十罪。汪義端余嘉又特請斬以絕僞學。京鏗何澹輩皆附和之。至謂文公講學山中。棄母不養。使其乞食親黨。嗟哉。讒人之言至此極哉。宋之亡宜也。方林栗論文公時。其友人止之。謂朱侍制當今聖賢。何仇而必欲痛詆。林曰。吾但見其面貌可惜。吾擊邪人。非詆聖賢也。友人曰。不見昔人指孔子喪家狗者。想亦見其面貌可惜耳。林曰。使孔子而在。吾亦不辭爲叔孫武叔。矧此么麼乎。嗟哉。小人之肆無忌憚若此。自古而然矣。

楚志稱百歲楊。不知何許人。常往來太和及荆襄間。人有見之。四十年前髮已二毛。今更漆黑。口皆靦齒。似重生者。楊自憶爲天順二年生。計百歲外矣。所居挾二姬。嘗以御女術遊諸貴豪家。自云。吾貧不能得三姬。得三姬卽不死。士大夫慕長生者都與遊。而曹中丞尤尊信。復市一姬與御之。術敗而死。未幾曹中丞亦以此術死。徐叔明先生作傳刺焉。然叔明每謂神仙必無有似非通儒之論。嘗見荀穎川著論以爲



人有變化。而仙者乃異也。非仙也。男化爲女者有矣。死人復生者有矣。夫豈人之性哉。愚謂人之得仙。乃稟天地自然之氣。如龜鶴之於蜉蝣。如松柏之於蘿薜。豈其爲異。但以御女求長生。則可斷其必無。蓋凡人欲動則精流。如蹶張之弩。孰能禦之。己之精不能制。而能採人之精乎。強制逆閉。蓄穢蘊熱。爲疽爲腫。其蓄蘊至二三年者。一敗則如決渠。死且不旋踵。如譚襄敏周銀臺。皆以過人之聰明。而溺于此。可鑑也。余友汝遠亦喜談此。余每闢之。則曰。黃帝御萬女。乘龍鼎湖。汝何知。余曰。黃帝嘗藥。一日吞七十毒而化。若能一日吞七十毒耶。汝遠無以應。

荀穎川釋仁者壽。言內不傷性。外不傷物。上不違天。下不違人。處正居中。形神以和。故咎徵不至。而休嘉集之。余嘗書于座右。或問何以不傷性。曰。無欲無慕。問何以不傷物。曰。無怒無猜。問何以不違天。曰。富貴貧賤無所擇。問何以不違人。曰。才學伎倆無所逞。

人主有公賦無私求。有公用無私費。有公役無私使。有公賜無私惠。有公怒無私怨。此數語可稱五美。苟能如之。於從政乎何有。

一事逆而心憎。一言拂而心銜。樹荆棘於靈臺。障雲霧於天門。嗟哉。胡其自隘而自戕乎。乃又經年懷之而不釋。易世志之而不忘。若然者。四海之中無樂地。百年之內無泰時。甚矣哉。其惑也。

女子有未嫁人而守節者。熙甫著論非之。曰。女子無以身許人之道。未嫁而爲夫死。且不改適。是以身許人也。男女不相知名。婚姻之禮。父母主之。否則伯父世母。否則族長者。男女無自相婚姻之禮。所以厚別。